

子史精華

加  
426  
27



pg 4 3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七

方術部二

卜筮

握粟而筮

管子守龜示兆者屢中

神筮不靈神龜不卜

管子

注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

旬虛

管子若期於月津

能動地

晏子景公問太

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太歲列子紀之以四小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



筮 荀子 而

先人事而後說卦

父中子謂汾陰侯生善 挾以

銜骨齒牙為猾

國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日勝而不吉公

交梓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懼民國移心焉公曰何

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懼其人也

必甘受逞而不知 離散 國語我卜伐驪龜往 以應我夫

胡可壅也公不聽 離散 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

國之卦 史占之皆日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

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日尚

有晉國筮告我日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

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士

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

之主雷與申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

之至也故日屯其繇日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

長也故日元衆而順嘉也故日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

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日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

武威故日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日豫其

繇日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 祭地

為崇 戰國策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日君勿

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

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 數策占兆

遣之曰周之 趙乃還之 太卜 見 數策占兆 戰國策

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 大橫 史記漢

且拔矣襄主錯龜 以視利害何國可降 大橫 文帝紀

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龜卦兆得 占日大橫庚

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日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

日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注 史記封禪書是時既滅兩越越

應劭日以荆灼龜文正橫 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

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

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

方術部 卜筮

二

上信之越祠

非龍非彪非虎非熊

史記齊太公世家西伯將出

鷄卜始用

所獲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故周太史之卦田

霸王之輔

遵厭兆祥

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

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

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

神馬當從西北來

史記大宛傳初

家又多怪乃之

所問占

天子發書易云

壯更名烏孫馬日西極名大宛馬日天馬云

注漢書音義日發

易書

觀采

史記日者傳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

數中已

按式振基

史記日者傳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

利害事

昆蟲所長聖人不能與爭

史記龜策傳或以為

凶別然否預見表象

史記龜策傳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

多中於人

預見表象

史記龜策傳夫

將摧鋒執節獲勝於彼而

推策灼龜

史記龜策傳夫

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

推策灼龜

史記龜策傳夫

擇賢而

用占焉

史記龜策傳

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微也不可以卜庚辛

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且被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卵被之乃

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為祖人若已卜不中皆

謹以梁卵涕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

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

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

灼所鑽中日正身灼首日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日假之

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

淵諸靈數籊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其欲卜某即得而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七方術部

卜筮

三

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入皆上  
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梁卯煇黃見

假之玉靈夫子見龜厭漢書藝文志不告詩目為刺射覆漢書東方朔傳

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跛跛

脈脈善緣壁是別著布卦上賤業而可以惠眾漢書王貢兩龔

非守宮即蜥蜴見筮于成都市以為卜筮者

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

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露著漢

裁日閏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張禹傳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正衣冠立

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注服虔曰露筮

易著於星宿下明日宜有聖女興漢書外戚傳昔春秋沙麓崩

乃用言得天氣也晉史卜之日陰為陽雄士火

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其齊田乎

金水王相父母得位漢書王莽傳莽白願

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冷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

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大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

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日兆遇卦康強之占逢吉之

符見仍物鬼譏漢書敘傳胥而卜今迺窮宙而達幽注

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日宙聖人須因賣卜自奉後漢書郎顛傳

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後漢書張衡傳聖人明審

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九宮後漢書張衡傳聖人明審

能望氣占候吉凶常律曆日定吉凶重之呂卜

筮雜之文君端著後漢書張衡傳為我兩赤虵分

南北走後漢書許曼傳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

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纒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

**灼骨**

後漢書東夷傳倭賊皆如占

**流光如燕爵**

魏志管輅傳清河王

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

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

夏太**青囊書**晉書郭璞傳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守之受業公以

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

**按卦名之**

是為驢鼠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類象習前尾上皆白大

力而遲鈍來到城下眾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

鬼并精見三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野

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邨亭驢山君鼠使詣

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按驢字誤非連上文也

是廬山君鼠耳邨**卯爻發而診金**晉書郭璞傳祐遷石頭督護

亭即宮亭湖也璞復隨之時有鼠出延陵

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

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

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嶽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

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

不曲直而**震柏**晉書郭璞傳王導深重之引叅已軍事嘗令作

成災也**震柏**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

樹截斷如身長置嘗寢處災當可消**武進得鐸**晉書郭璞傳時

矣導從其言數日果**樹粉碎**元帝初鎮建邺

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

田中一銅一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一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微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

**歷陽井沸會稽出鍾**見南崗雙柏  
晉書郭璞傳敦

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佳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一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眾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

**墓碑生**

**金**

晉書郭璞傳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微至矣若一廐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其視在眾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日殆白龍乎廐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為桓溫所滅

**三陽可有後**  
晉書庾冰傳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惟

**陽卦與吾同**  
晉書桓彝傳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曰

**何含明隱迹**  
晉書隗炤傳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

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齋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

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  
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  
者也於是告昭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  
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  
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  
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版寄意**見**往東而小還東而大**晉書符健載記時京兆杜洪竊  
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  
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祗官繕宮  
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  
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  
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  
自枋關入河東健執菁于日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  
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  
張先要健於灤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葺於洪并送名  
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

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  
今————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  
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  
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  
司竹健入遠三枕避三沐晉書符融載記京兆人董豐游學三  
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  
而都之  
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  
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  
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  
見兩日在干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  
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未————  
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  
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  
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  
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  
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乘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羨



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

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于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

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悞中婦人

亥年當作公官宋書蔡興宗傳初

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有大字者不可受賜名

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大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

著宋書王微傳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別龜中南齊書柳

隆善卜南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少時於草中射

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隨去乃脫其處

士曰不須憂此也如期雨澍南齊書徐伯珍傳好

歲常早伯珍筮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梁書阮孝緒傳時有善筮

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據五爻曰

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

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

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

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為三品凡若干卷

象實應德見北下不過作令長

南人則為公侯陳書周文育傳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

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吏可暴得銀至二千兩以此為

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

帝召歌南史賀瑒傳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

頃而手鑄金人魏書后妃傳序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十中

八九魏書耿元傳耿元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有客

用五十著魏書高車傳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陳

有異於眾北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

子史書

方術部

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  
此善  
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  
飛龍九五大

人之卦貴不可言  
北齊書清和王岳傳初岳家於洛邑高祖每  
奉使入洛必止於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

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  
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軋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  
大人造也

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  
可間行從之共圖大計岳  
青幫女子  
隋書楊伯醜傳有人嘗失

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  
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  
日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  
買魚得馬  
隋書楊伯醜

來謂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  
成日我不逞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  
作膾當  
矣其人如此言須  
鳥卜  
隋書女國傳有樹神歲

更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  
初以人祭或用獮猴祭

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  
著立  
舊唐書明  
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  
皇紀四年

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行術士韓禮筮之著  
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  
奇瑞非常也不可言  
筮大馬  
舊唐

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  
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傳后舅高士廉廢張氏於后所宿舍

日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化馬地  
類行地無疆變而之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

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軋之象也  
馬坤之象也變而為泰天地交也繇協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

處尊位履中居順  
福弟  
舊唐書溫大雅傳大雅將改葬其祖父  
也此女貴不可言  
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  
大雅曰

若得家弟永康我將舍  
投龜於地  
唐書張公謹傳玉將討隱巢  
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  
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

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  
當為卿輔  
唐書李  
綱傳綱

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然待易姓乃

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

**其墨而火以貴**唐書趙弘智傳曾孫矜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

喪不得野哭再闕旬卜人秦訓為筮曰——

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家士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鬚乃

得其寶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

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為出涕云

榮傳生七歲病醫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淮南帥李會伯

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

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

有——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

推直生日年庚寅日乙酉時壬午——之歸妹困震初中末

以世應飛伏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

合七十五年約半祿

秩算數盡於此矣

聽馬當勝

遼史魏璘傳以下名世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以為勝負

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臣所見

竟如璘言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

火雖王而上有煙以煙

察之青者必勝上嘉之

算擗竹於地以求數若撲著然三兕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

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絃

聽其聲知勝負

及敵至之期

擗算見

兕羊見

矢擊絃見

其占如響

金史武禎傳禎深數

學貞祐開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

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

數卜

劉向說苑孔

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

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

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

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

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示不自專

班固白虎通天

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乎

子下至士皆有

子史書

方術部

卜筮

著龜者重事決

龜久著者

班固白虎通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

疑之也一之為言一也

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著陽之

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

以荆者取其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

王伐紂卜之而一也占者曰凶

太公曰龜猶德斯益否斯損

申鑒或問卜筮曰一也

日何謂也吉虎卜張華博物

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物

老蠶緣枯桑常璩華陽國志王長

筮得一也一之卦歎曰桑無

十二棋卜劉敬叔異苑

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于是矣

受法于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自此以後祕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見一老公

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曰授法味

五行十二氣唐六典太卜令

無何失所在遂復傳流于世云

占邦家動用之事丞為之貳一日龜二日兆三日易四日式凡

龜占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凡兆以千里徑為母兩

翼為外正立為水正橫為土內高為金外高為火細長芒動為

水必有仰伏倚著落起發摧折斷動之狀而知其吉凶又視

辨三式之同異凡用式之法凡曆注之用六凡祿命之義六皆

辨其象數通其消

息所以定吉凶焉箸三偃三起劉餗隋唐嘉話今上之為潞州

謂知兆上因呂食箸試之既布卦一

無故自起凡一觀者以為大吉徵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

品失牛張鷟朝野僉載洛州杜元有牛一頭元甚憐之夜夢見

經數日注太元經常取以下李肇國史補王相

果失之

自言所中多於易筮取

鷄卵以驂其黃

段公路北戶錄邕州之南有善行術者

疑定禍福言如響

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

式酉陽雜俎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

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語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

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著布卦成日子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

人日卜事甚切先生豈快乎錢日請為韻語

其人本君除拾遺可發此緘

意賣天津橋給之其精如此

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

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至酉不得次而有公反者

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日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

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日君無快快自

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日若果然

幸一枉駕揆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日王生之言有

徵後詣之生于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日授之日

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日

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

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為宗

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

上召璆日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璆頓首謝日此非臣

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

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

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

盛露囊賦二日答吐蕃書三日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

酉而成既封請日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

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翼日授左拾遺旬餘乃

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死跋焦生跋焦

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不復見矣

沈括夢溪筆談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廝乩以艾灼

羊髀骨視其兆謂之

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春處為坐

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  
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  
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呂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  
視其五臟謂之——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

焦土人

不必專用龜策

吳處厚青箱雜記又有烏卜東女國以  
尤神之十一月為正至十月令巫者齋酒肴詣

山中散糟麥子空大呪呼鳥俄頃有鳥如雉飛入巫者懷中即  
剖其腹示之有一穀米歲必登若有霜雪則多異災又或擊一  
丸或打楊枝或杓聽旁人之語亦可以卜吉也 庚午春秋 邵博聞  
凶蓋誠之所感觸物皆通——也

子見王慶會言蚤日羈窮嘗從一頭陀占卦象其詞云須逢庚  
午方享快半是春來半是秋頭陀曰豈君運行——之間

少快邪久之無驗晚用秦相君薦至參知政 豐亨純年 邵博聞  
事相君庚午生半春半秋秦字也其異如此 見後錄

殿中丞邱濬頗知數熙寧十年秋翰林學士楊元素貶官荊州  
過池陽見之濬曰明年當改元以易步之豐卦用事必以——

如期 魏泰東軒筆錄唐垌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為  
改元豐云 卦影 作——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鷄垌語

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鷄也必因我射而去位  
則我亦從而貴矣翼日抗疏曰彈荆公又乞留班頗喧於殿陛

上怒降垌為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 推園中牡丹 張邦

是年八月被責垌笑曰射落之鷄乃我也 莊漫錄康節邵先生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

穰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蹏絕街斷轡自外突入馳驟欄上花  
果毀焉嘗言天下不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爾而君實不

肯學子厚不可學也臨終焚其 蠶卜 王宏卜記——者春秋後  
書不傳祇以皇極經世行於世 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

辭歸道乏困行以筮 擣蒲卜 王宏卜記——者博物志曰老  
人——傳說自給 子人西戎造擣蒲擣蒲者五木也

或云胡人亦 折足之象 陸游老學庵筆記晁以道為明州船塢  
為擣蒲卜 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

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一一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口踐滑而仆脛幾折陸游老學庵筆記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為療治累月乃愈巡官史繩祖學齋帖嗶今之瓦卜蓋有取於周游賣術故帝堯之兆史繩祖學齋帖嗶今之瓦卜蓋有取於周有此稱瓦原之豐鏤周密齊東野語紹興末有韓慥者是用名之賈卜臨安三橋於一一之一一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諸命首言趙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曾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詞科別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所至沉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無兆龜數著破瓦文石張仲才文始真經一福已而其言皆驗

能告陶宗儀輟耕錄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吉凶黃龍儼仙子輩多能卜九姑課其法屈草九莖屈之為十

八握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止留兩端已而抖開以占休咎若續成一條者名曰一一一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馬見金

也或紛錯無緒不可分理則凶矣仙人上馬井闌陶宗儀輟耕錄今人卜卦以銅錢代著便于用也又有以復之泰不可變蓋只有六

占候

圍心虛天下墨子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

聽遂北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曰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

帝曰甲乙殺青龍於東方曰丙丁殺赤龍於南方曰庚辛殺白龍於西方曰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  
 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兵忌** 荀子武王之誅紂也行之 **熒惑徙舍**  
 呂氏春秋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曰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一其三一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二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 **天衡** 呂氏春秋至亂之化其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雲狀** 有若犬若馬若白

鶴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 **滑馬** 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 **雲旂** 有其狀若衆馬以鬪其名曰 **滑馬** 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 **雲旂** 見 **滑馬** 見 **蚩尤旂** 見 **五勝生一壯**

淮南子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呂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 **北斗之**

**擊鉤陳之衝辰** 淮南子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 **北斗之** 神有雌雄 淮南子 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厭日厭日不可呂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月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



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巳亥韓也巳酉巳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

大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注中國曰北斗所擊不可與敵淮南子操舍開塞各有以天占

揚子史聖人曰人占德隆暑星揚子或問星有甘

天注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德隆暑星石何如日在德不

在星則一星降則暑德也注司馬光曰暑影

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辰出參入

皆晉祥國語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

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闕

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辰成善后稷是相唐叔曰封誓史記曰

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策之得泰之八日是謂天地

配享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曰而曰

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史記項羽氣為龍虎成五采紀范增說

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

此天子氣也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皆

急擊勿失當有玉英見史記漢文帝紀趙人新垣平曰望氣

望氣見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史記律書

不易之道也五星聚史記天官書歲星所在皆從而

應見柳史記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監德失次

降入失次應見張史記天官書單閼歲歲陰在

危晨出日大有光其青章失次應見軫史記天官書

有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

子史精義 卷一百一十七 方術部 占候

在辰星居亥巳三月居於營室東壁晨出日一  
青青甚章其一有日一曰青章歲早早晚水

見亢史記天官書大荒略歲陰在巳星居戌巳四月與奎開  
婁胃昂晨出日一熊熊赤色有光其一有

明失次應見房史記天官書敦牂歲陰在午星居酉巳五月  
與胃昂畢晨出日一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

王不利治兵其一有  
長列失次應見箕史記天官書叶治歲  
六月與觜參晨出日一昭昭

有光利行兵其一有  
大音失次應見牽牛史記天  
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巳七月與東井輿鬼

晨出日一昭昭白其一有  
長王國昌熟穀史  
天官書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巳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口

為一作作有芒其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早  
而昌有女  
喪民疾

長王失次應見危見  
天睢失次應見東壁史記天官  
書闕茂歲

歲陰在戌星居巳巳九月與翼軫晨出日一

白色大明其一有  
歲水女喪

大章失次應見婁

史記天官書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巳十月與角亢晨出  
日一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日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

其國有德將有四海  
天泉失次應見昂史記天官書困敦歲歲  
其有

月與氏房心晨出日一元色甚明江  
天皓失次應見參史記  
池其昌不利起兵其一有

書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巳十二月與尾箕  
歲星赤黃而  
晨出日一黧然黑色甚明其一有

沈大穰史記天官書  
得土得女史記天官書歷斗之  
中央土主季夏日戌巳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

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巳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一不乃  
易行史記天官書五星合是謂一有德受慶改  
五星同色史  
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

子史書  
卷一百一十七方術部 占候 七

天官書 天下偃兵百 大圓黃澤 史記天官書其色

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 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注渾音澤 免過太白間可撼

劍 史記天官書辰星繞環太白若與鬪大戰客勝 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

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 日暈制勝 史記天

急約戰注辰星謂之免星城音函函容也 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

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日殺將 負且戴有喜圓在中勝在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

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 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

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日上功太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 流血 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

國也 食所不利生所利 見 仰望平望登高望 史記天官書凡望雲

里 在桑榆上餘二千里 而 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 氣有獸居上者勝注正義兵書云雲雄或如雄鷄臨城有城必

降 雲雄 見 稍雲精白 史記天官書 者其將悍其士怯 雲氣各象其山川人

民所聚積 史記天官書故北夷之氣如羣畜南夷之氣類 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

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 若煙非煙若雲

氣成宮闕然 非雲 史記天官書 鬱鬱紛 若霧非霧 史記

書 紛蕭索綸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 天官 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 臘明正月日決八風 史記天官書漢魏

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 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

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日  
至食為麥食至日跌為稷跌至舖為黍舖至下舖為菽下舖至  
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  
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  
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  
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  
雨雪若  
寒歲惡 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 各以其時用雲色占

見 正月旦比數雨 史記天官書或從 升至七升而極注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

二日雨民有二升 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史記天官書月所離列 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

察太歲所在在 五穀逢昌 史記天官書冬至短極縣 士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

泉水躍略以知日至決要畧景歲星 國殊窟穴家占物怪 史記 所在 其對為衝歲乃有殃 天官

書所見天變皆 以合時應其文圖籍職解

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 不待告告非其 傳天數者 史記天官書昔之 高辛之

人雖言不著 巫咸周室史佚葦弘於宋子韋鄭則神 星氣占歲 史記天官書 寵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 自漢之為天

數者 則唐都 則魏鮮 三光之占亟用 史記天官書夫常星之變 王朔 則魏鮮 希見而

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 客氣發見 必通三五 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

史記天官書為天數者 終始 日再中 史記封禪書平 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又言臣候

中按平新垣平也 視日 史記陳涉世家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 時吉凶舉 東井秦分先至必霸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甘公曰漢

動之占 東井秦分先至必霸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甘公曰漢 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 者

也。楚雖疆後必屬漢。風師。漢書天文志有雲如衆斗擊。志陰陽者

順時而發推刑德隨。因。聖人知命之術。漢書藝文志又曰

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漢書京

皆出焉此。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六情十二律。漢書

傳知下之術在於。而巳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

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

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曰王者忌子卯也

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

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曰王者吉午酉也

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

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王者忌子卯吉午酉。辰為

陰戌丑屬陽萬物各呂其類應。

客時為主人

漢書翼奉傳上呂奉為中郎召奉問來者以善日

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

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

見者反邪即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

事時為一行辰疏而時精其効。辰疏時精必參伍觀之。見

同功必參伍觀之然後可知。辰疏時精必參伍觀之。見

低叩。漢書李尋傳政治感陰陽猶。見効可信者也

鐵炭于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辰星効於四仲。漢

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呂此候二至也。李尋傳。主正四時當

郡兵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

軍人皆厭所謂。營頭星。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七 方術部 占候

千里注袁山松書曰怪星盡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

五色喜怒後漢書天文志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

門中大如半筵繞帶天街後漢書蘇竟傳諸儒或曰今

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歲星不

舍氏房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

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東海

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

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自至於今

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

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鈎裴回藩屏躑

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

躑躅帝宮見聖帝應符之兆見八魁後漢書蘇竟傳夫仲夏甲申

也後漢書蘇竟傳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

木勝土刑制德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

中宮刑在木今風角星算六日七分後漢書郎

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顛傳交宗

字仲綏學京氏易善丑寅申皆徵後漢書郎顛

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傳今月十七

止後漢書郎顛傳易傳日有貌無實佞人也金氣為變發在秋節

有實無貌道人也後漢書郎顛傳

後漢書郎顛傳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重華後漢書郎

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風者號令天之威怒後漢書郎顛傳

洪範記日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歸忌後漢書郭鎮傳



將士 如轉蓬揚灰如卷席匹布 晉書天文志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

魚或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羣羊羣猪在氣中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

或雲 如 亂穰者皆為敗徵氣如繫牛如人臥如雙蛇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鷄相向此皆為

敗軍 繫牛飛鳥 上驚鹿相逐兩鷄相向 瓜蔓連結 晉書天文志凡暴兵

氣白如 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白氣如仙人 斗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與當有千里兵來

牛間紫氣 晉書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 之 常有 道術者皆曰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

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邀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

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 機祥協德 晉書陸機傳術數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則吳範趙達以

隱士當之

晉書謝敷傳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曰 青蓋入洛 晉書陳訓

傳少好秘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

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 陽皓曰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與觀術

璧之事非 夾河西流 晉書苻健載記眾星 大鳥望旗顛

吉祥也 魏書彭城王勰傳從征沔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勅將士肅

爾軍儀饗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 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為人所獲饗言於高祖曰始有 鳥 臣

謂大吉高祖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 隣國

其一爾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 貢嬪媼 魏書崔浩傳有兔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

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 者善應也



明年姚興

熒惑入秦

魏書崔浩傳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

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問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士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曰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誼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

**三陰用兵益得其類**  
魏書崔浩傳浩難淵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且此言之——

一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

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

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

魏書張淵傳又有容成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尉問路曰昨夜——計赦即時應至隆

宗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

**兩馬從西南來**  
魏書于旱傳旱與客候焉俄而赦至時人重之

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百——

一白一赤——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

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

日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尅世祖從之如期而尅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

比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日願更少時至申時雲

氣四合遂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尅見申時大雨見為客不利

北齊書神武帝紀武定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

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闕占者呂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

者西魏戎衣色人間曰此候勝負是時黃螳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呂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

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鄴與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一道以攻之城中

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李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塚有星墜於神武營眾驢並鳴士

皆驚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與疾瑛師黃黑螳陣闕見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

軍度遠近北齊書刑律金傳企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喜氣下何奴法

臨必有大慶

周書蔣昇傳大統三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

抱日從未至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泰之分也今大軍既出於是進軍

與竇泰戰擒之自後遂度星法隋書騰穆王瓚嗣王綸傳有沙降河東尅弘農破沙苑門惠恩囓多等頗解占候綸每

與交通常令此青氣如樓闕隋書庾季才傳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

三人為一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

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

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呂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呂二月甲午即帝位

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鳥言北史崔暹傳長謙少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為著作佐郎監典校

書後為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曆醫方卜相風角一一靡不開解按長謙名慈崔

資北史李業興傳苦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與曰

子而呂為太宅有獄氣舊唐書李義甫傳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

原太守義甫望氣云所居一一發積錢二十

萬乃可厭勝義甫四朔頻大仁均曆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蝕

信之聚斂更急切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一一

一詔集諸解曆者詳之不能定漏母唐書曆志以消息數春

秋分後以減二千七百四十八即各其日暑為一一也陽曆陰曆唐書曆志日道表曰

傳過宿唐書曆志傅仁均日日命辰起子半命度起虛六唐書曆志

一一符陰陽之始初準變準末準刻準時準差準唐書曆志

以二百四十八為一一去夏至前後每一日損初準二分皆畢

於四十九日為每日一一又以一一六十減初準及變準餘以

十八約之為一一以並午正前後七刻內數黑氣狀如鬪鷄五

為一一又置末準每一刻加十八為一一史唐臣傳劉鄩攻同州符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按軍不動居旬

日望氣者言有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

鄩大破之鄩亦文成紫微字宋史王欽若傳欽若嘗言少時過

閉壁不復出圃田夜起視天中一一一一

日下五色雲見宋史韓琦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十

昂宿有光雲從北來宋史柳開傳真宗即位命知代州開謂其

上寇將德星宋史周克明傳克明精於術數凡律曆天官五行

至矣識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

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五遷春官正克明頗脩詞藻喜藏書

景德初常獻所著文十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

之二書

卷一百一十七方術部 占候

星出氏西眾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

色赤應在東暮色赤應在西

金史紇石烈良弼傳嘗問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而

高麗當之而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

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

越絕書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

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疆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

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口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為未

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為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兵彊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亡

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  
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  
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為右伏兵之謀  
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  
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  
氣間其軍欲有人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 相氣  
取敵 見 日走月步 焦氏易林 趨不 支傷日下氣不相  
受 吳越春秋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  
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  
時加於巳 君欺 陽將 吳越春秋句踐之出  
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 陽將 遊也休息食室於水  
厨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鄧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  
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紀綱維持范  
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 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  
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以覆後車必戒願王

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  
救其木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  
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俱起天下立矣  
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  
奢入不 金制始而火救終 見 德在合斗擊丑 吳越春秋吳王乃  
敢侈 司馬王孫駱為左枝乃從句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今  
年七月辛丑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  
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 丑辛之本  
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  
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 時羣忌 荀悅申鑒或問曰 凶  
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敗 日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  
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 知神人來過 葛  
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焦北方水也蹈之不沈 神仙傳老子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 當有 洪  
子史青崖 卷一百一十七 方術部 占候 三

所授知喜命得  
道乃停關中  
屋中遣兒  
帶劍思目視之日將有亂卒至見日何以知之日月中人乃帶  
甲杖矛當大亂三十年復  
常小清耳後果如其言  
刻鳩表端  
董茅為旌一王為一置於一  
言鳩知四時之候  
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  
觀星望氣執  
算披圖  
王嘉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  
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而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  
則  
客星伏南  
斗中  
常璩華陽國志大同志初濬將征問斬普今行何如普對  
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  
必如志矣按濬謂  
賢人聚  
劉敬叔異苑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  
龍驤將軍王濬  
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

葛洪神仙傳尹思者字小龍安定  
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獨坐

視月中異物  
人

王嘉拾遺記帝子與皇娥  
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

王嘉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

言鳩知四時之候  
觀星望氣執

王嘉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

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而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  
客星伏南

則  
客星伏南

斗中  
常璩華陽國志大同志初濬將征問斬普今行何如普對  
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

必如志矣按濬謂  
賢人聚  
劉敬叔異苑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  
龍驤將軍王濬  
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

里內有  
欲知五穀但視五木  
賈思勰齊民要術師曠占術曰杏  
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

五穀之先  
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  
擇其  
雲形似樹日辰在金  
劉肅  
大唐

新語馮智戴高州首領益之子貞觀初奉益并入朝太宗聞其  
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

擊問何以知之對曰  
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奇之授左武衛將軍  
赤兵驗黃時豐  
韓

歲華紀麗油然作雲沛然  
黑雲如阜  
李石續博物志京房風雨  
占候曰

日中一日大雨二匹  
皆以天事名之  
沈括夢溪筆談予按登明  
者正月三陽始兆於地上

三日雨三匹十日雨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

一星抵於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

於酉故曰從魁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

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為婚

烟酒食之事勝光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  
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太  
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  
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  
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  
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  
**六壬止合**  
**有十一神將** 沈括夢溪筆談 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  
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其後有五將謂天  
后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惟貴人對相  
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  
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  
月殺之有月空者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  
求對見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 **氣順必雨** 沈括夢溪  
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  
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

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隨其所變疾厲應之皆視當時常處  
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熙  
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  
赫然子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衆  
以謂頻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  
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為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  
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連日皆以  
是知其一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  
之妙間不容髮推 **重則水大輕則水小**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傍  
此而求自臻至理 斗歲旦取江水一斗較其輕重則知其年  
水勢高下云 **鳥占** 周密齊東野語  
子名守榮善風角一其術多驗號富春子薄遊雪上聞譙樓  
鼓角聲驚日旦夕且有變而土人當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  
春因賀之日旦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為誕越兩月而藩丙  
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史衛王之門

頗為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關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翼日果李全以玉柱斧為貢為闈者遲留質之於府而後納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啟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剝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黥置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五雲八風** 張仲才文始真經

卜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之朝可以積灰懸炭 釋贊寧感應類

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 從志——知風——識雨注以榆化灰聚置幽室中天若將風則灰皆飛揚也秤土炭二物使輕重等懸室中天時雨則炭重天時晴則炭輕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七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八

方術部三

星

後來見

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蒼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良日也之子

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缺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捺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 **高其戶** 史記孟嘗君傳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有疾命矣夫

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



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不舉五月子見識命

則可耳誰能至者嬰日子休矣

後漢書王昌傳與年十二者郎

六庚為白獸

晉書戴洋傳

中李曼卿與俱至蜀按輿劉子輿

為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

惡月生

宋書王鎮惡傳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

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

孟嘗君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

唯吾與卿猶享富貴

魏書孫紹傳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眾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

眾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

雄甚

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

異祿命篇

唐書呂才傳

曰漢宋忠賈誼訊司馬季主曰

充日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

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

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嘗與善人天人之交如

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勤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

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

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

不盡災危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天壽異科

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

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背驛馬身尅驛馬三

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尅弱挫墮而詩言莊公

日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唯向命一物法當

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

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借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

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絕無

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

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于法無官雖向驛

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

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

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  
 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  
 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  
 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  
 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  
 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劬濟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  
 驗

**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天壽異科**見國命勝人

**命壽命勝祿命**王充論衡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  
 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

**鬼神不能改聖智不能回**劉勰新論命者生之本  
 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

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  
 有命同稟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修短吉凶制  
 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帝三光或應龍跡氣夢降  
 及凡庶亦稟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

**之始相命既定則**也**感星**劉勰新論微子一牽牛一彥淵  
 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

**狼星老子**磨蝎為身命東坡志林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  
 斗乃知退之

**感火星**蝎為一平生多得皆康疆吳處厚青箱雜記張尚書方平李給  
 事徽之王秘監端俱以丁未九月二

**十三日生張酉時李卯時**貴人少福人多貴人多福人少邵伯  
 温聞

**王戌時迄今一致政**見前錄張衍年八十以術遊士大夫間紹聖初余官長安因問  
 范忠宣公命衍曰范丞相命僅作參知政事耳今朝廷貴人之

**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余問其說衍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執  
 次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為監司大郡享安逸壽考之樂任子孫

**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制忽罷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孫貧約如  
 初蓋其命發於刑殺未久即災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也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八 方術部 星

**處合** 魏泰東軒筆錄章郇公慶曆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

命但生年月日時胎有 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副使張

宋退召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二命各有三

處合張宋歎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為小朝官既而皇 **試命** 張邦

祐中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郇公之言 **莊漫錄** 紹聖初逐元祐党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

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

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 **當並案**

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 **一迴**

**食九月** 馬永卿癩真子洛中士人張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為

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

盜人眼鼻起宗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

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

餘凡關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

人皆 而一者一箇一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

洛起宗視其交游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

而食乎一日公獨游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

甚人對曰老張先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文與之同因

呼為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為

主人則拐於左公為客則拐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

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

人謂之東田小藉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

因為口號曰東田小藉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

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瞽之言異哉聞之

於司馬 **談天** 岳珂程史中都有 者居於觀橋 **言不碌碌** 岳

文季 **談天** 之東曰設肆於門標之曰看命司 **言不碌碌** 岳

程史蜀有楊良者善議命遊東南公卿間瞽而多知自云知數

一頗 其得失多以五行為主不深信珞琮諸書時韓平

實生火凡人生時主未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  
巳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  
年運於卯火為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  
大非盡其用弗可一陽將萌置其時乎既而艮言大驗乃歎其  
神辨八煞周密齊東野語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陳獨步張五

星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永嘉術者一一警而善記每有客自  
外來聞其聲即知其為何人也誦言一別今幾何歲矣台庚

乃某年某月日時者乎畧無一差吾鄉張神鑑亦警而善記胸  
中所儲何慮數萬每談一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

又有一亦警而慧善辨寶玉此猶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別  
婦人妍醜聞其聲欬扣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性情趙信國丞

相專俾置婢醉筆如飛陶宗儀輟耕錄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  
妾并玉器云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即與推

算一畧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  
為異人至元巳卯間棲敬之為本路治中嘗曰休咎叩之答曰

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妻深信其說棄職別進適值壬午更化

俯就省掾陞除益都府判改換押字再宛然真書一品二字未

幾卒於官所此偶安命法陶宗儀輟耕錄日家者流曰日月五

然耶抑數使然耶星及羅計烝李四餘氣躔度過宮遲

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月日時可曰知休咎定壽夭其書曰百中

經經首有一曰周天天宿度十二宮安命例凡十葉有術

士以其例節為一葉簡明易見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陽所躔何

度便以本生時加在上向下逐宮虛數如下面已盡則又於此

行自上而下見卯住即納音所起陶宗儀輟耕錄六十甲子之

是此度安命真捷徑也納音此曰金木水火土之音

而明之也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

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蓋水

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二八水音五十火音一  
六土音二七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  
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  
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巳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木之

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者火也上以火為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者土也水曰土為音故曰水戊子巳丑其數三十有一者水也火曰水為音故曰火凡此六十甲子皆然此一一之也遇龍則化儀宗耕錄甲巳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真氣也其法取歲首月建之干如甲巳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故化土餘倣此又一說亦通謂一一一一龍辰也甲巳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相

九方歎莊子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名一一一一曰為我相吾子孰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相也為祥見姑布子卿荀子相人古之人無有也一一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相形論心擇術荀子不一

論心不如一一形敦顏土色呂氏春秋臣嘗聞相人於師一一而一一者忍醜吉人吉

臣吉主呂氏春秋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

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一一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

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一一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

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伯天下參午達理奇毛通骨

抱扑子或人難日子體無一一一一年非安期彭祖

多歷久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

養性之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國語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

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

後遣之且其狀 王其勿賜 老父過請飲 史記漢高祖紀高祖為

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 呂氏因舖之老父相呂

后日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日夫人所以貴者乃此

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

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日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日

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 呂公好相人

日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史記漢高祖紀單父人 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

中豪傑吏間命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日

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日賀

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 見

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人坐蕭何日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

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訓酒闌呂公因日固留高祖高

祖竟酒後呂公日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

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日公始常欲奇此

女與貴入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日此非

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真將軍 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

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 趙氏其滅乎子卿日吾嘗見

卿母卿至則子卿起日此 矣 從理入口 史記絳侯周勃

白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為侯侯八歲為將

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日

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

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日有 此餓

死法也按漢魏春秋許負河內温 聖人不相 史記蔡澤傳蔡澤

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鳴雌亭侯 者燕人也游學于

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日吾聞先生相李兌日百日

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日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就視而笑

日先生曷鼻巨肩魁顏蹙膝攀吾聞 始先生乎蔡

澤知唐舉戲之乃日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

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

百日之內持國秉政見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

當刑而王史記黥布傳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

及壯坐法黥布欣然史記貴賤在骨法憂喜在容色淮陰

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侯傳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

於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

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人奴安得封侯事史記衛將軍傳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錯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不得名一錢

史記鄧通傳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

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

帝嗜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嗜癰嗜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

通常為帝嗜吮之心慚由是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

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替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

寄死小史有封侯骨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人家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為

椽史所言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

相書漢書黃霸傳始霸少為陽夏遊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不可用也霸推

問之乃其隣里巫家女也 娶巫家女 見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漢書王莽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

日莽所謂鳴日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 注應劭曰許負相周必為

相理鞠條 漢書叙傳許 而 注應劭曰許負相周必為

此女稱臣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太夫人呼相者使占諸女見

者得力殛當 問息耗 後漢書章德實皇后紀勲尚東海恭王彊

逾於所生 女泚陽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

相者指日生 見后者皆言 日角偃月 後漢書安思閻皇后紀時

再拜賀曰此所謂 燕頰虎頸飛而食肉 後漢書班超

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傳行詣相者 足心有黑

子當為二千石 後漢書黃昌傳昌左 常自言 嫁

阿鷲 魏志朱建平傳初穎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

建不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

當嫁卿阿鷲耳何當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 見獨見白狗

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 唐舉許負何以復加 上 魏

雖唐舉許負何目復加也 朱建平傳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

當 而旁人不見也璩年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歎

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並 陶得上壽周當下

急遊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 晉書周訪傳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日

壽 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 侃日君 優劣更

由年 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 晉書陶侃傳有善相者師圭謂

耳 方術部 相

子史書 卷一百一十八



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頭低視仰名為盼刀晉書

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裏手公字愈明陳訓傳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一而一相

法一又曰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

果為王敦所害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晉書石勒載記有一老父謂勒曰君

當貴為人主憑之無相宋書武帝紀初高祖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並當

大貴惟云一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既為同舟理無偏異吾徒咸皆富貴則檀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

而憑之三人皆至方伯宋書沈攸之傳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舟出京都三人共

戰死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當一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悞耳其

後攸之為郢荆二州趙齊書王敬則傳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

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鼓角相齊書王敬則傳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

胞衣紫色見仕當至公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少時群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

最高見年位最高見日月相齊書江祐傳高宗册上有

餘人莫及也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

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

之公卿無復公相年壽更增齊書張欣泰傳欣泰少時有人相上大悅

墮傷額又問相者云一臂有封侯志齊書魏虜傳初元度

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宮奇聲梁書呂僧珍傳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皆

珍謂博士曰此生小虧損則當富貴陳書章昭達傳少時嘗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

有善須一封侯相也梁大同中昭達為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鬣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

援臺城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不忘司馬之言**。南史宋武帝紀初晉陵人

韋爽善相術，桓修令相帝，當得州。否與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與

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大雷老父**。

柳元景傳：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一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嘆，岸側有一人自稱善相，謂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

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當與天子交手共戲**。

南史李安人傳：安人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助，所向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簿萬官，睹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

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大富貴。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

所在。**為天地母生天地主**。魏書宣武靈后胡氏傳：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臯甫

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也。

也。**額上黑子人幘位當至方伯封公**。魏書寇讚傳：初讚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及貴也，文以民禮拜謁，仍

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爾曰：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為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為

蓋屋，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嘗以卿言瓊制命關右。魏書盧

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制命關右**。魏書盧淵傳：及

車駕南伐，趙郡王幹督關右諸軍事，詔加淵使持節安南將軍，為副勒眾七萬，將出子午，尋以蕭贖死，停師。是時涇州羌叛，殘

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眾，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眾逃散，降者數萬口。唯臯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

詣長安，將還，諸相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

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公輔後二十餘年當 願不相忘此 此人亦得富貴相

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 此人亦得富貴相

法何由可解 北齊書文宣帝紀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嘆

之謂薛琬曰此兒 必為良將位極人臣 北齊書暴顯傳顯幼時

意識過吾幼時 亦 一沙門指之曰此郎

子有好相表大 一語終失僧莫知所去 祿眼試相術 北齊書王甫玉傳顯

故以帛巾抹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

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亦貴而各私指之

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 此公子有至貴之相 周書孝閔帝紀

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 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 必為台牧 周書李

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常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 當為

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 卿其勉之 賢傳賢

天下君 隋書高祖紀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帝

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

陰謂高祖曰公 形不如面面不如眼 北史皇甫玉傳又時有御

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 一尺之 一尺之

尺之 一尺之 一尺之 大將軍臉薄眇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

位隣台輔年將九十 舊唐書劉仁軌傳初為陳倉衛相工袁天

如其 一門盡貴 舊唐書蕭嵩傳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

言 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

極人臣然不及蕭郎 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

驢耳甚大龍耳甚小 舊唐書李忠臣傳建中初嘗因奏對德宗

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 舊唐書袁天綱傳韋挺就

耳雖大乃驢耳也上說之 面似大獸 舊唐書袁天綱傳韋挺就

之相天綱曰君 一

方術部 相

七

之面交友極誠舊唐書袁天綱傳侍御史張行成馬必得士友攜接伏犀貫腦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

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

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

書右僕射玉枕上見背如負物上見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上見鸞肩唐書

馬周傳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速

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唐書高智周傳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

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

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未躡高晚顯而壽吾聞天道也語進者

神定必為重器唐書楊元琰傳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及長秀眉美鬚髯崇肩博頤

面如虎唐書袁天綱傳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當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

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輔角完起唐書袁天綱傳見寶軌曰君

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耶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

脉于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果坐事見

召天綱曰公無憂右輔澤而赤脉于瞳上龍瞳鳳頸唐書袁天

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赤脉于瞳上龍瞳鳳頸唐書袁天

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

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

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眉過目唐書袁天綱傳

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一故文章振天下首鼻下氣墨唐

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八 方術部 相

袁客師傳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皆  
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  
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相在怒時唐書張憬藏傳魏元忠尚少  
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方頤五代史雜傳李周年  
藏遽起曰君之——位必卿相十六為內邱捕賊將  
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  
邱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俚不敢進周意憐之送岳至  
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骨法非常五代史吳  
——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越世家縣  
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  
游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野因游錢  
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  
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  
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  
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

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名鏐  
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  
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  
術耳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游時時貸其窮乏求其  
人非有所欲質吾術耳見上母天下宋史皇甫坦傳坦善醫術又  
下母後果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龍耳宋史王延範傳戎城  
為光宗后謂延範曰君是坐——牛目虎顧  
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四門輦虎  
視物如射宋史蕭注傳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  
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  
不曰安石——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  
如得和氣為多惟面有權骨可公可卿金史施宜生傳初宜  
氣和能養萬物耳生困於塲屋遇僧善

子已清卷一百一十八方術部相占

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

為於 因一青馬而貴 元史王珣傳年三十餘遇道士謂珣曰君

建劍 之相甚奇他日 珣未之信

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珣私喜曰道士之言或驗 河目隆額

平乃倍賈買之後乘以戰其進退周旋無不如意

修肱龜背 孔叢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 而一黃帝之形

貌也 而一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

龍角博頰 焦氏易林 位至公卿 吳市吏 吳越春秋子胥之吳乃被髮

人觀罔有識者翌日 善相者見之日吾 骨鼻低脇 王充

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 論衡

蘇秦 亦為六國相 案骨節察皮膚審人之性命 王充論衡富

張儀 亦相秦魏 貴之家役使

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眾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

馬則有數字乳之性出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

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賤於富貴 性有骨法

王充論衡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亦

之符 骨法為主氣色為候 王符潛夫論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

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

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

卦與為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頤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

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

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

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覆載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

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

候部位為年時德行為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

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非

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  
 有種類林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為輿檀宜  
 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不材可如何  
 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也膏壤雖肥弗  
 耕不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天飢而弗琢不成於器  
 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  
 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厮賤無故騰躍  
 窮極爵位此受天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  
 德行之招參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要一曰行參之於時  
 色之見王廢有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  
 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貳之於行參之於時荀悅申鑒  
 轉為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  
 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眾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  
 品云  
 爾 何氏肥張氏瘦 趙岐三輔決錄張氏得鈞何氏得算故三  
 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鈞

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  
 者輒賤故二族以鈞算知吉凶以肥瘦知貴賤 岳峻瀆流 劉勰  
 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  
 一崔嵬有一極之勢四一皎潔有川一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  
 之觀五聲鏗然有鐘磬之音善觀察者猶風 貴相有四 崔鴻蜀  
 胡之別刃孫陽之相馬覽其機妙不亦難乎 李德  
 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一其一一目如 在乎粹美 李德  
 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為大貴 裕窮  
 愁志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  
 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  
 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 相影 段成式西陽雜俎寶曆  
 為大柄兼而有之 而已 相影 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  
 日五更張燈一人一知休咎 臥蛇文 馮贊雲仙雜記傳成掌有  
 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 馮贊雲仙雜記郭汾  
 如雕刻是以 遷官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 馮贊雲仙雜記郭汾  
 文章過人 陽每

事已乃復  
青蠅拜賀及第  
馮贊雲仙術士相牛僧儒若  
科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人行  
如百斛巨器所貯尚空其半  
康

立約數萬折躬再三良久乃去  
劇談錄自咸通乾符以來京國察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甚少  
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奇驗于都尉方判鹽  
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相國秉鈞持權與之不叶一旦重在新  
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  
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人  
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笑曰見是帝王密親復作鹽鐵使  
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  
可比乎重曰鄭為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為相豈將人事可以  
斟酌某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為貴者其次風儀  
秀整禮貌謙揖  
安使不受益於祿  
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敢至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弘遠  
矣其後浹旬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上大為稱賞由茲聲動

京邑車馬造門者甚眾凡有所說其言  
天津橋老人  
康駢劇談

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錄裴晉公  
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  
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  
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  
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  
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  
第及秉鈞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皇以問  
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容蓋慮動傷  
一境未聞歸心効順乃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恐恣其兇逆  
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  
孽於是命晉公為淮西節度使與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  
於偃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  
川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既平後入朝居廊廟六年拜正  
司徒為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振耀古  
三人皆節度使  
王泉子  
李業之



舉進士因下第過陝山路阻暴雨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僮看舍業牽驢庇於簷下時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僮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以謝媿再三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客某又礙夜前去不得甚憂怪乃不意過禮週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待賓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某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爾言之過矣老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為軍使領邠州節度使業曰討党項功除鎮武

**傳相法**

歐陽修歸田錄錢副汾涇凡五鎮麾鉞一如老翁之言

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

**耳白於面**

蘇軾仇池筆記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

俗相我——名滿天下脣  
不著齒無事得誇其言頗驗  
三十六相 吳處厚青箱雜記荀  
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言人以心相  
為上也故心相有——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  
為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嘗分惠人四也  
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  
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  
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臥不復  
睡着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生憎怒十六也  
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為人作事周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  
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善惡二十一也憐孤濟寡  
急物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  
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  
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美言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  
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惡食三十一也方圓曲  
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嘗

已時年 卷一百一十一 方術部 相

有以恤之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呂上三十六善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不全則禍福相折呂次滅殺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呂上合佐之官具五七者亦須大富

**急流勇退** 朱子言行錄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曰火箸書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中——人也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麻衣道者也

**洞見肺腑** 陶宗儀輟耕錄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呂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媼戚屈來同飯文敏公風瘴滿而李遙見即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公蕭記取異日官至——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逾三兩舍遄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

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教  
目觀日之法能——世稱神相

堪輿

青龍所居庚泥

管子——之——  
生地 抱朴子有急則入——  
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

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轍如此

**長樂宮在其東未央**

宮在其西

史記樛里子傳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日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

武庫正直其墓

行營高敞地旁可置萬家

史記淮陰侯傳太史公曰

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合其——余視其母冢

然通子午道

漢書王莽傳莽曰皇后有子孫瑞——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注張晏曰時年十四

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曰天一為牡火曰地二為牝

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曰協也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

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

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

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午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氣佳哉鬱鬱葱蔥然

後漢書光武帝紀望氣者蘇伯阿為

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土禁後漢書來歷傳時皇太子驚

郭喈曰——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

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三書生後漢書袁安傳

呂為聖舍新繕修犯——不可久御初安父沒母使

安訪求墓地道逢——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

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

地故累世隆盛焉故犯妖禁後漢書郭鎮傳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

趙興亦不郵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

字移穿改築——出折臂二公晉書羊祜傳有善相墓者

而家人爵祿益用昌熾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

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當出貴甥晉書魏舒

——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傳少孤為

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外祖母當為外

呂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當為外

氏成此宅相見牛眠晉書周光傳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

見——山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又其

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呂所指別

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當起宮殿靖傳先

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年如其所言云沙漲為桑田晉書

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郭璞

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能致

傳璞曰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曰近水

為言璞曰即當為陸矣其後——去墓數十里皆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八

方術部

堪輿

三

天子問耳

晉書郭璞傳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曰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

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

山作八字數不及九

晉書戴洋

耶答曰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

傳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

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

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按亮庾亮門前水中生

洲宋書張興世傳興世居臨河水河水自襄陽以下至於九江

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

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為洲生近市貴王臨境

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齊書州郡志泰始中成都市橋忽生

小洲始康人邵碩有術數見之曰當相墓工

有求明二年而始興王鎮為刺史

進縣彭山舊坐在焉其山岡阜相屬數百里有五色雲氣有

龍出焉宋明帝惡之遣高靈文占視靈文先與世祖善

還詭答云不過方伯退

謂世祖曰貴不可言

清與墓工始下鋪有

尋之不得及墳成免還栖其上

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

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著龜經秘要二卷行於世

而不久

齊書荀伯玉傳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

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白馬經墳

陳書吳明徹傳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

之日必有乘逐鹿者來

大貴之徵至

時果有此應

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

南史宋武帝紀皇考墓在

丹徒之侯山其地秦史所

謂者也時有孔恭者妙善占

墓帝常與經墓欺之日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

北齊書陸法和傳又為人

繫馬於確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確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八

方術部

堪輿



翼之樓曰象天門東南伏漏石寶曰象地戶陵門四達曰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瑯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築城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

使水却不滿其墓也王充論衡今言西益宅謂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王充論衡今

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王符

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曰宅王符出乘其勝入居其隩王符

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王符論俗工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矣五行當王符

日戰鬪也王符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反曰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王符

常據華陽國志漢中志自建武後王符郡儒修業開按圖緯漢之王符

於是司徒李公屢登得石牌馮贇雲仙雜記烏重肩葬先

七政太傅子堅奕世論道世堀有云牛領岡前沈括

紅簫隴下葬用丙日手牛領岡前紅簫隴下沈括

板相亞重盾依而用沈括龜葬梁家沈括

談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士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沈括

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梁曰為龜神沈括

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邱墓之象試發沈括

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他所曰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沈括

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曰進士登科立儀嘗預薦皇沈括

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沈括

廣連典十餘郡今為朝請大夫致仕子亦識之立儀立則皆朝沈括

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廣州鬱為士族至今謂之沈括龜能

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與文筆方勺泊宅編會稽山為東南

其偶然耶抑亦神物啓之耶巨鎮周廻六十里北出數隴沈括

葬者紛紛得正隴者趙陸二祖墳而已二墳下瞰鑑湖湖外沈括

有山橫抱如几案案之外尖峰名梅里尖地里家謂之沈括

山環合當出大魁

何遠春渚紀聞余拂君厚雪川人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

君厚之父朝奉君云與其善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郡則遷其居於後呂其前地為烏程縣學不三年君厚為南

宮魁而莫倚賈安宅繼魁五年必登高第何遠春渚紀聞先友天下則相宅之言為不妄

提學張公大亨字嘉甫雪川人先墓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遇有赴舉者

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著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

丑嘉甫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異也鬼靈何遠春渚紀聞張一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

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為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為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餅延

款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定尅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定其粗也因指壁間一

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

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今日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

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始其倫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馬從之馬至潭仄忽大驚躍啣勒

不制即與某俱墜淵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

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鶴鴉為可賀也宏日前日某家臥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

憂鬼靈曰此為尅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為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

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野駝飲水何遠春渚紀聞先君嘗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術者王壽昌於餘杭尋視葬地數日不至蔡因夢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據案而坐望蔡之入遙語謂曰汝尋葬地已得之否

形是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聳遠於某術中佳城也但恐觀者未誠吾言耳元度云

姑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然下臨浙江即野駝  
飲水形也元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即用之 暗合孫吳

范公稱過庭錄祖妣甲戌冬歿於鎮國軍先子避地倉皇中不  
復問術者以意卜葬郡之水南未幾有建昌黃生者過墓下愛

復問先子所居以刺投諸先子昧其人託曰他出生力請曰非  
有所覲特欲言少事爾先子出見生問曰水南新墳知公所葬

術者為誰也先子曰亂離中歸土是急以意自卜爾生日幾於  
此言一揖而去已酉二月當路有薦先子者果有御營參謀之

除 來春當有天書 見掘牛山 王明清揮塵後錄中和三年夏太  
又云姓王竟不知何許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見入州市一

度自見此先生賣藥已僅三四年顏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  
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  
夫崔堯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且大寇之

帥黃巢凌劫州縣盜據上京近已六年又偽國大齊年號金統

必慮王氣在北牛山伏請聞奏蜀京掘破牛山則此賊自敗散

堯封聽之大喜且具茶菓與之言話移時太白山人禮揖而去

堯封遂與州官商量點州縣義丁男日使萬工 一個月  
餘其山後崖崩十丈以來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徑三尺桶中有

一頭黃腰獸桶上有一劍長三尺黃腰見之乃嘖然歎聲自撲

而死堯封遂封劍及畫所掘地圖所見石桶事件聞奏僖宗大

悅尋加堯封檢校司徒封博陵侯黃巢至秋果衰是歲中原尅  
平 朝擢絕勝 王明清揮塵後錄范擇善同宣和中登第得江西  
道旁之蕭寺中進退彷彿主僧憐之云寺後山半適有一穴不

若就葬之不但免般挈之勞而老僧平日留心風水此地  
誠為吉壤擇善從之即其地而殯之其後擇善驟貴登政

府乃謀歸柩於其祖兆請朝假旨往改卜時老僧尚在力勸不  
從才徙之後擇善日飛語得罪於秦會之未還闕言者希 五箭  
指攻之云同以遷葬為名謁告於外播擾州縣遷謫而死



郭彖睽車志趙三翁名進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鎮人密縣陸門  
山道友席洞雲築室於獨紇嶺瀑水潭側慕其清峭高爽落成  
甚喜既遷入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謁翁且告之故  
翁曰得無居——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素不聞五箭之  
說敢問何謂也翁曰峰巔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當風門  
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溪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  
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燥燥斥鹵沙積不生草木不澤  
水泉硬鐵腥錫毒蟲蟻聚散若朽壤者名曰土箭層崖叠巘峻  
壁巉岩銳峰峭岫拔刃攢鏗簪齒露首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  
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墟墓間  
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要在四環于抱氣  
象明遠形勢寬開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  
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悉遵其教居止遂安君山龍脉正結於此儀輟  
耕錄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後  
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為宜帝王居之人問其故曰

——是以知其然也皆弗之信越數年  
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八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九

方術部四

巫

知神次管子者操犧牲齊牛山晏子楚巫微導齋款呂

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

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呂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

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

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於楚巫之所齋款視事

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公令楚巫乎公曰然致五帝呂

明寡人之惠神將降福於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

矣夫民不苟德福不苟去鴉晏子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

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焉柏常騫曰君為臺甚急臺成君

何為而不踊焉公曰然有鴉昔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禱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鴉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鴉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日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晏子曰嘻亦善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呂政與德而順乎神為可呂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曰是乎柏常騫俯有間抑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汝薄斂母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夜用事見益壽得壽地將動見列子心醉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呂歲日月旬日如神季咸見積往生歧鄭人見之皆避而走一日死之而

師巫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歧不能自視韓非子巫咸雖善主

攘擇荀子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 偃巫跛擊見弊鼓

喪脉荀子故傷於濕而擊鼓痺則必有 審於死生能去苛

病呂氏春秋公日常之巫 猶尚可疑耶管

無不為也精藉 淮南子病者寢席醫之用針巫步多禹

而史記漢文帝紀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

於下呂彭吾之不德祝釐 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九

天巫河巫南山巫史記封禪書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

史記封禪書梁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

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壘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

司命施糜之屬祠九大皆呂歲時祠宮中其祠河

於臨晉而祠南山秦中秦晉梁荆之巫漢書高帝紀贊

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及高祖即位置

祠祀官則有世祠天地綴之曰祀豈不信哉注

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支穎曰

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

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

屬荆故有貼鄴漢書地理志雲陽注有越巫祝盜方漢書

荆巫也貼鄴祠孟康曰貼音辜磔之辜鄴音穰祝盜方息夫

躬傳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邱亭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

躬邑人河內塚賈惠往過躬教曰呂桑東南指枝為七

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披髮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胥迎

立中庭向北斗指七招指祝賊下神女巫李女須使祝詛

五斗米師後漢書郡國志注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振子後

脩療病愈者雇日米五斗號為漢

書和熹鄧皇后紀滅逐疫之半注振子逐疫之人也音振

辭綜注西京賦云振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儺選

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狂言後漢書劉盆子傳

二十人為振子皆赤噴皂製執大靴狂言軍中常有齊巫鼓

舞祠城陽景王曰求福助巫景王大笑巫輒病見唐后山

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笑巫輒病上

公媼後漢書宋均傳浚適縣有二民共祠之眾巫遂取

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呂後為山神怒向漢超既西先至于

娶者皆取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神怒向漢超既西先至于

真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言何故欲知其狀報許

駟馬急求取呂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

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刻畫好繪縻折金絲後漢書王符

至超即斬其首呂送廣德刻畫好繪縻折金絲後漢書王符

修中饋休其鬻織而起學巫祝歌舞事神呂欺誣細民熒惑百

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

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  
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或曰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  
廣分寸或斷絕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  
百練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廟神不悅  
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  
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  
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  
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合璞作卦遇遯之  
蠱其卦日艮體連軋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  
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  
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紀綱  
上詞請殺之巫曰此是鄰亭驢山君風使詣荆山暫  
來過我不須觸隱形匿影  
晉書夏統傳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  
之其精妙如此  
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  
甚麗善歌舞又能  
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呂絲竹丹  
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

往觀之難統於是其給之日從父問疾病得瘳大小呂為喜慶  
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鄉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  
中庭輕步佻儻談鬼笑飛觸挑拌酬  
醉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  
拔刀破舌吞刀吐火  
見  
輕步佻儻談鬼笑  
見  
觸木言怪寓采稱神  
宋書周朗傳鬼道  
感眾妖巫破俗  
而者不可數  
善禁  
齊書陳顯達傳顯達出杜姥宅大  
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  
而者非可算  
善禁  
齊書陳顯達傳顯達出杜姥宅大  
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  
地黃村潘姬  
先呂釘釘柱姬禹步  
齊書林邑國傳  
作氣釘印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婆羅門  
謂師巫為  
羣從相姻通婦先遣娉求婿女嫁者伽藍衣橫幅合縫  
如井闌首帶花寶婆羅門牽壻與婦握手相付咒願吉利  
六龍  
在帝寢齋  
南史梁武帝紀臺內有宿衛士為覲常見太極殿有  
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  
武為益州覲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  
神將送與北斗君  
南史  
袁君  
此覲還都乃見  
俱  
所  
方術部  
巫

正傳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曰貴公子早得時譽為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萬師世榮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為信命君正曰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

亂政即刑于市而焚

巫道療疾

南史蕭矯妻羊淑禕傳諸暨東

神一郡無敢行巫

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紆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

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

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疾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魑魅弗敢從

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蠊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曰

不愈家產日益

假稱神鬼妄說吉凶

魏書孝文帝紀詔曰圖

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

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

委巷諸卜非墳典

猫鬼

隋書獨孤陀傳好左道其妻母先事

所載者嚴加禁斷

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

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曰隨后之異母弟陀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隨所為陰令其兄穆曰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隨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穎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陀婢徐阿尼言本從陀母家來常事猫鬼每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隨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隨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咒之歸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井州還隨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曰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曰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與殺其人可曰絕矣上令曰犢車載隨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隨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陀死除名為民曰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猫鬼所殺者上曰為妖妄怒而遣之及

此詔誅破訟

行猫鬼家 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

舊唐書王世克傳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

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克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托

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

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

舊唐書王璵傳

克兵多楚人俗信妖言衆皆請戰 盛服乘傳 肅宗嘗不豫太

卜云崇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

遺一巫盛年而美且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為蠹弊與其徒宿於

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扇鏹不可啟震破鎖而入曳女

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聞其賊賂數 此行見一大人

十萬震籍呂上聞仍請賊錢代貧民租稅 唐

書迴紇傳迴紇首領羅達于等率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

子儀許之率衆被甲持滿數千人迴紇譯曰此來非惡心要是

令公子儀曰我令公也迴紇曰請去甲子儀便脫兜鍪捨甲策

馬挺身而前迴紇酋長相顧曰是也時太子太保李光進兼御

史大夫路嗣恭戎裝介馬在子儀之側子儀指視迴紇曰此是

渭北節度李太保又曰此是朔方軍糧使路大夫迴紇便下馬

羅拜子儀亦下馬迴紇之衆為左右翼各數百人漸進子儀麾

下亦馳而至子儀麾退之子儀命酒與之飲贈之纏頭綵三千

匹子儀執迴紇大將可汗弟合胡祿都督藥羅葛等手責讓之

曰我國家知汝迴紇有功報汝大厚汝何背約負信犯我王畿

我須與汝戰何乃降為我一身挺入汝營任汝拘繫我麾下將

士須與汝戰迴紇又譯曰懷恩負心來報可汗云唐國天子今

已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呂遠來今知天可汗見在上郭

令公為將懷恩天又殺之今請追殺吐蕃收其羊馬以報國恩

日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大安穩然不與唐家  
 兵馬鬪——即歸今日領兵見令公公不為疑脫去衣  
 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鬪見一大人巫師有徵矣歡  
 躍久之子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纏頭綵以賞巫師請諸將同擊  
 吐蕃子儀如其約翌日使領迴紇首  
 領開府古野那等六人入京朝見  
 王女從天而降舊唐書李  
 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遂  
 徵兵築臺曰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  
 女祝唐書禮樂志皇  
 令預送內侍享前一日進署后北向再拜近侍奉呂出授  
 內侍送享所享日之平明——奠於坵此冊祝之制也  
 白頭  
 老人唐書羅弘信傳善騎射貌狀雄偉為裨將主馬牧魏有巫  
 告弘信曰——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  
 我耶文玠死眾曰孰願主我軍者弘信  
 輒曰神命我矣眾環視以為宜遂立之  
 布麥呪鳥唐書西域東  
 月為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槽——呼羣——俄有鳥  
 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  
 主龍請

雨

宋史吳元辰傳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屬歲早吏白召巫呂  
 元辰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

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  
 蓄蛇為妖宋史王剛中傳以龍圖  
 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

三日百拜祈禱澍雨沾洽  
 白衣素巾遼史禮志祭山儀巫衣——惕隱  
 以——拜而冠之巫三致辭每致

辭皇帝皇后一拜  
 以酒醴黍稷荐植柳祝之遼史禮志瑟瑟儀  
 若早擇吉日行瑟

在位者皆一拜  
 以酒醴黍稷荐植柳祝之遼史禮志瑟瑟儀  
 若早擇吉日行瑟

意儀以祈雨又翌日植柳天棚之  
 鳴鈴執箭繞帳歌呼遼史禮  
 志歲時

東南巫——  
 雜儀正旦國俗呂糲飯和白羊髓為餅丸之若拳每帳賜四十  
 九枚戌夜各於帳內窻中擲丸於外數偶動樂飲宴數奇令巫  
 十有二人——送鬼遼史西夏傳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

西夏語以巫為廝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

鴛鴦符金史元妃李氏傳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  
 始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日事魘魅能道神



語金史始祖以下諸子傳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一甚  
 驗乃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  
 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迺是為景祖又良久曰  
 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鴟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  
 曰幹都拔又久之復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  
 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立乃曰雖  
 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  
 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曰巫所命名名之  
 元史祭祀志序北陞之俗敬天而畏鬼其  
 巫視每以為能親見所祭者而一其  
 扁鵲不能與靈巫爭  
 用陸賈新語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  
 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  
 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  
 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一天下之良醫  
 而一者知與不知也 堅額健舌 桓寬鹽鐵論世俗飾偽行詐為民  
 巫祝呂取釐謝一或呂成

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祝伯焦氏易林一言善能事人  
 學是以術巷有巫間里有祝

室求祟王克論衡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生於江南  
 案方和藥

含烈氣王克論衡太陽火氣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其人  
 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

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脈胎腫而為劍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  
 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昌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

也眾巫與神合契應劭風俗通九江遠道有唐居山名有神  
 眾巫共為取公姬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

得復嫁百姓苦之謹按時大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  
 子女均曰

條巫家男女日備公姬巫叩 詛仲舒應劭風俗通武帝時迷於  
 鬼神尤信越玉董仲舒數

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詛仲舒應劭風俗通武帝時迷於  
 鬼神尤信越玉董仲舒數

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一 詛仲舒應劭風俗通武帝時迷於  
 鬼神尤信越玉董仲舒數

服青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詛紫姑宗懔荆楚  
 歲時記正

子方術部

巫

詛紫姑

詛紫姑

詛紫姑

詛紫姑

月十五日其夕——呂卜將來蠶桑井占衆專注按劉敬叔  
 異苑云紫姑奉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  
 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婿曹夫人已行云是  
 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  
 數白黑棋沈括夢溪筆談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  
 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棋試————握手問  
 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  
 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  
 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呂中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  
 剛經百冊盛大篋中指呂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  
 發呂示之呂此有百冊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  
 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春齋王稱東都事略陳希  
 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亮傳浮屠有海印國  
 師者其人卓犖明肅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希亮  
 捕治真諸法一照大聳去為零都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

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請解  
 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滌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請解  
 穢咒異聞總錄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為產婦所觸不能  
 呂報鄒誦千遍神授鞭印各一日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用  
 鞭畫空雨止畫處神忽不見雷升天矣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  
 女畱殺鴨為黍時女晒黍於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祈晴  
 日雨當無損於黍須臾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無雨祈晴  
 順用印祈雨倒用印見望空四向畫獨庭無雨見能於至無中  
 見多有事張仲才文始真經夫精水神火意上三者本不交惟  
 人呂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  
 師娘陶宗儀輟畊錄世謂女巫曰——  
 都下及江南謂男覲亦曰師娘

奇術

學屠龍

莊子朱泚漫——於支離益單千

黑牛白角

韓非子

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使

是——也而——在其——使人視之果黑牛而曰布裏其角

物史記封禪書少君常自 碁白相觸擊 史記封禪書上使驗小

此藥 含酒三澀 後漢書郭憲傳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

為不敬詔問其故意對曰齊國失火故 溪水不流 後漢書徐登

呂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趙炳傳徐登

者聞中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

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

結言約共呂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

乃禁——水為——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莢二人相視而笑

共行其 枯樹生莢 見 升屋梧鼎而變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炳東

道焉

乃故——茅————主人見之驚 張蓋呼風亂流而濟 後漢

懷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 釣於盤中 後漢書左慈

登趙炳傳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

乃——坐其中長嘯————

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眾賓曰今

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

得也因求銅盆貯水呂竹竿餌——須臾引一鱸魚出操

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

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

淡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

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

狀及時日早

增錦見

手自斟酌莫不醉飽

後漢書左慈傳操出

近郊士大夫從者百

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

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

遠如許

後漢

術部

術

書左慈傳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人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合就羊中告之日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

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遠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散雲

霧曰幽身布金水曰滅迹

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石苞為鄴

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况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

術

活馬

晉書郭璞傳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

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一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

邱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

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

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

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

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赤衣人

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見

赤衣人

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爨後因醉詣璞正

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

日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

實為之將呂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爨亦死蘇峻之難

畫作野

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

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為筮之令

呂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呂豹皮馬鄣泥臥上立愈劉世則  
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鼈數十病猶不差  
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  
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  
皮囊二枚杳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  
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令丹畫版  
作日月見以豹皮馬鄣泥臥上見作布囊張牕牖間見作皮囊  
懸樹見朱書田字晉書淳于智傳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  
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十十手腕橫交後  
三寸作山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呂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  
前誰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  
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  
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  
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

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槌拍恆使作聲三日  
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  
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  
所在愛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  
詹謂曰此君寒士每見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  
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  
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  
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并得錢數  
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在狐嗥處拊心啼哭見市沐猴繫母臂  
萬於是致贖病者亦愈  
見買荆鞭懸樹上化旋風晉書孟欽傳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  
命符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讎郡寮  
酒酣目左右收欽欽為一十飛出第外和解二家魏書王  
東莞鄭氏因為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又剋  
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呂

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為主者佩此符於鷄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日當有十人根隨向西北行中有一人乘黑牛一黑牛載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幻人魏書悅殷傳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  
 趙氏竟免送一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呂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史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癍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能作霖雨見白羽麾風風勢即返北齊書陸法亡者十二三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咲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恆所私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曰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

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一約眾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梁兵步於水上見結表放生北齊書陸法和傳所泊江湖而死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聞佩聲曰終必離唐書李嗣風雷船人俱而放之風雨乃定聞佩聲曰終必離唐書李嗣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取雪陰山唐婚者一訪之皆然按知古裴知古取雪陰山唐明崇儼傳盛夏帝思雪崇儼坐墮取呂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史呂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得瓜緱氏老人圃中見人一出四唐書袁瓜失之士中得百錢子客師亦傳其術為廩犧令高宗置一鼠於險令術家射皆日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一則一則一發之鼠生三子紙

**署台字**

唐書張憬藏傳裴光庭當國憬藏曰大十投使

**石自鬪**

唐書張果傳天寶中有孫僊生者呂伎聞能草為

**人騎馳走**

見化瓦石為黃金宋史楊偕傳舉進士釋褐坊州軍

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

者乎就借試之既

驗欲授曰方借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

吾所及也出

**司冥間事**

宋史張永德傳柴翁好獨

戶失所之

**煮永成金**

宋史張永德傳柴翁好獨

張永德傳初永德寓睢陽有書主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

愈生一日就永得求汞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

**煮石**

如麵宋史王處訥傳少時有老叟至

**十二里霧**

元史董搏霄傳

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

博霄曰兵擊之已

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

**得數珠**

元史田忠良傳至元十一年八

書而斬之遂平嶽州

月帝出獵駐輦召忠良曰朕有

所遺汝知何物還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

里外人常有得而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曰貂裘

**袁公**

春秋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

王乃使使聘之問曰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

稱曰上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

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絲絃竹竹枝上韻橋未墮地女即

捷未袁公則飛上樹

**捷末**見手戰吳越春秋越王問曰夫劍之

變為白猿遂別去

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

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

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

興凡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

布形侯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拂笏

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

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見之似

乃命五板之障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勝越女之劍

好婦奪之似懼虎見罵蹇罵眇王克論衡廣漢楊翁仲聽鳥獸

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

日何目知之曰此轅中馬此馬亦一之其御不信往視

之目竟煩魚至河伯處葛洪神仙傳葛洪字孝先見買魚者在

眇焉水邊謂魚主曰欲此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所能為元曰無苦也乃呂魚與元元呂

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黑書青色如大

葉而作火葛洪神仙傳葛元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

飛去一元與客譚迎送亦然時天寒元謂客曰貧居不能

人人得爐火請一共使得煖元因張口吐氣赫飯成蜂葛洪

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神

傳葛元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中盡大數百頭殿庭

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元嚼之故是餅也

取鱸蜀市買薑葛洪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嘗為吳主

最美象曰鱸魚膾為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

邪象曰可得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埕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

餌之垂綸於埕須臾果得鱸魚吳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

為陛下取作生膾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

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齋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

願差所使者可休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

符呂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

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

買薑於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

家此人買薑畢提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厨下切膾適

延生花上乃取食之因賜觀指端出浮屠

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之國來朝有道術



人名羅尺問其年云百三十歲善術惑之術於其  
 十層高三尺諸天神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歌舞  
 繞塔而行歌唱刻鳳劉勰新論公輸之也冠距未成翠羽  
 之音如真人矣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龍鷄見其首者名  
 日鷄鷄皆嘗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  
 身霞散綺翮焱發翮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  
 奇而稱遊月中柳宗元龍城錄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  
 其巧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遊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  
 霧濡衣袖皆溼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  
 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  
 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玉城崔我但聞清香藹鬱下  
 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  
 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日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  
 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笑舞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  
 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

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夢中迴爾次

嘒壁成維摩問疾變

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  
 相段成式西陽雜俎大厯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岵寺  
 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眾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  
 伎可代抃瓦厖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躡步瓜目徐視  
 數十言方欲水再三上五色相宜如新  
 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三支筇杖  
 粟綸巾鷺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段成式西陽雜俎  
 時有梵僧難隨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  
 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成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  
 桑門別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成將反敬之遂留連為  
 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禰福中幘巾鉛黛伎其三尼及  
 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其曲也  
 因徐對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喝曰婦女  
 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眾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踏  
 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

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  
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  
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  
遠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  
似日且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  
矣後不壁有畫僧上節杖子子跳出連擊僧段成式西陽雜俎  
知所之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右邀  
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  
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  
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  
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  
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余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  
翫變場者豈有往者乎李乃自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  
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杖何

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其時眾亦為  
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  
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  
下自投無數劬鼻敗頰不已眾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  
煞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暫卸膝蓋骨當日行八百里  
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段成式  
式西陽雜俎元和末鹽城郿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  
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  
乃掘一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  
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  
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且無所苦  
須暮及陝遂去行能用日辰可代藥石段成式西陽雜俎  
如飛頃刻不見司馬韋敷曾往嘉興道  
遇釋子希遁深於繕生之術又見敷錄白  
曰貧道為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黥矣

奇術

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所鑷者曾言取時稍差別後髮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飛天野術** 段成式西陽雜俎 也韓晉公在浙西死官寺因商人無

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屨履膜皮猿挂

鳥肢捷若神鬼復建巽水於結脊下先溜至 **醋心樹** 段成式西陽雜俎

簷空一足敬身承其溜焉觀者無不毛戴 **醋心樹** 陽雜俎

杜師仁常賃居庭有巨杏樹隣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

歎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

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染指於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

持小鈎披蠹再三鈎之得一白蟲如蝠乃傳藥於瘡中復戒曰

有實自青皮時必標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 **瓶隱** 劉壽

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瓶隱** 樹萱

錄中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携一 **身輕如風** 袁郊甘澤謠 瓶隱娘

瓶時躍身入瓶中時號 **身輕如風** 袁郊甘澤謠 瓶隱娘

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

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

後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景響父母每思

之相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數已成矣可自

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

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父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

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

十步寂無居人猿猴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

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

粒兼合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

某攀援漸覺 一 一年後刺猿猴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

決其首而歸三年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

亦莫知其去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

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  
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女  
開腦後藏匕首而無傷用即抽之曰女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  
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反  
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曰此人  
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  
能夫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  
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  
參軍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  
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  
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揖之曰  
吾欲和見祇迎也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  
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  
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  
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  
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

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  
後潛於布囊中見一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  
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枕前以表不回  
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  
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氣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  
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  
於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  
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未化之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  
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  
莫得躡其踪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景隱娘之伎故不能  
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  
當化爲蠖蠓潛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  
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  
無患矣此人如俊鶴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後未  
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元和  
八年劉自許人觀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

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  
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喜甚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  
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  
歸維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絲  
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  
復有人見  
刺鷹隼見 跨白黑衛見 化螻蛄見 符飛臂墮張讀宣  
和中夏從事某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  
甚光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  
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  
一之中其十劈然有聲遂下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  
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  
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墮臂  
也即伐而焚之念珠康駢劇談錄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  
之宅遂無怪

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眾賈不  
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一一一串留贈云竇之不  
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買數年藏鏹巨萬遂均陶朱其  
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嘗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之於道  
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失珠矣然而緘  
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有  
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語其  
事超曰異哉此非竄攘之盜也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  
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鬢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  
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  
高數丈於是觀者漸眾超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  
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緞針為業超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  
為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烟爨不動者往往經於累  
日設肴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  
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

奇術部 三

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  
 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趨日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  
 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趨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覓  
 厚備繒絲酬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為戲終却還與  
 因循未暇舅來日詰且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  
 此趨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趨曰少頃  
 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  
 趨歛然携珠而下謂趨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意趨徑詣潘  
 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密田彭郎康駢劇談錄文宗皇帝常  
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  
 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田彭郎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  
 所獻追琢奇巧蓋希世之寶置於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  
 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  
 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  
 寇入之為盜者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  
 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用矣  
 丙官皇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求略無尋究之所

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間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軍  
 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  
 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  
 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  
 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  
 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  
 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  
 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  
 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竊盜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  
 使汝累年不知趨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  
 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  
 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服  
 罪敬弘曰如此即事非等閑因茲令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  
 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山也市鄜軍伍行止不  
 恆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  
 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

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踏人不相見彭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球杖擊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軍款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內外囚繫數百於是悉合原之小僕初得彭郎已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彭影蘇軾仇池筆記至和二年成都人有不可但賞敬弘而已彭影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六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雀銜穀鴈出老人授以易軌菓王甫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雀銜穀鴈出張舜民畫墁錄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聞相善也惟埋無頗窆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雕刺二人因令刺之郭于項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窆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取項臍自愛爾之十一爾之十一

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窆裏飛出鴈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馮秉旄鴈自窆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為郭錫彈丸馮令南唐書方術傳潘辰常游江淮間自稱野客不甚禮遇節於外廡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廡中覩辰榻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十一顆餘無所有辰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為婦人所觸幸吾識其光鏗不爾斷婦人頸矣圍人異之聞於匡國匡國密召辰問曰先生其有劍術乎辰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辰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辰俱至東城辰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遠匡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坐神魂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辰笑舉一手二白氣榻雪成金復貫掌中少頃復為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榻雪成金馬

南唐書方術傳女冠耿先生膏  
剪紙為馬其疾如飛魯應龍

為銀燕指痕隱然猶在  
異志三山曾先生陟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青衿

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

稱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令合眼上馬

以水喫之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

妻令入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

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

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惟留一藥籃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

送客歸銀鬃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寫東明二字周輝清波雜志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

翁亦至神翁好卜字與人多驗蔡京得陳襄文昌雜

昔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富貴未艾嫁杏嫁橘錄禮部王員

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外言昔見朝儀大夫李勉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

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了此

冬深忽携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數江

已而莫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子結無數江

淮亦多有十猶彪嘯高似孫緯略廷尉沈僧照校獵中道而

不知是何術也聽聲嗅衣物周密齊東野語耿舉者兼

丁何以知之答曰南能以知吉凶貴賤

山相器物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日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



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  
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也徐無鬼嘗語君吾相狗  
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國馬未若天下馬  
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  
者中規是也而也而也而也而也而也而也而也而也而也而也  
喪其一若是者超巧於相踈馬拙于任腫膝韓非子伯樂教二  
軼絕塵不知其所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踈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  
三撫其尻而馬不踈此自以為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踈肩  
而腫膝夫踈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  
也故後不舉子也故後不舉子也故後不舉子也故後不舉子也  
工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腕投伐禍相胸脅管青相臍吻陳悲  
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

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此者一之也其所  
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林之堅  
脆能之良狗志不在鼠呂氏春秋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賢  
長短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也其也其在  
麋豕鹿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  
賢取鼠見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後漢書馬援傳援好騎善別  
名馬於交趾也其所  
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  
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與  
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  
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  
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  
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  
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  
子史青  
卷一百十九  
方術部  
相器物

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箸丁氏身中備此  
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  
殿下以為師事子阿受相馬骨去見東門京鑄銅馬上儀帛謝  
名馬式焉

丁見水火分明後漢書馬援傳注援銅馬相法曰欲

而有光此馬千里額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  
寸財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廉欲小季肋

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  
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牙劍鋒

見相印相笏魏志許允傳注魏氏春秋曰允善相印將拜以印

上相印相笏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  
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墮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

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  
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  
世有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宋養以法語程申

伯是故有一十二鷹經牛經馬經見馬惡衣香魏志朱建平傳

家相法傳於世建平又善相馬

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呂虔

矣帝將乘馬驚嚙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

刀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正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

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相南史庾道愨

與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與於江左矣相板傳道愨尤精

為他物令道愨占之道愨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恚忤休祐以  
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龍頭突目劉峻

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其以狀言帝乃意解龍頭突目世說

注審賊經極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廉踈肋難齡齡相

寸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按審戚相牛經也  
壽骨賈思勰齊民要術相馬從頭始頭欲得高峻如削成頭欲  
重宜少肉如剝兔欲得大如綿絮苞圭石注壽骨者

髮所生 綿苞圭石 見火字水文 賈思勰齊民要術馬鼻孔欲得

處也 文如王公五十歲如火四十歲如天三十歲如小二十歲如廣而今

十八歲如四八歲如宅七歲鼻如 二十歲鼻欲得廣而方

白脉貫瞳子最快 賈思勰齊民要術牛岐胡有壽眼去角近

株欲大 賈思勰齊民要術牛 相琴知吉凶 段成式酉陽雜俎

者 膺匡欲廣毫筋欲橫 壽 段成式酉陽雜俎相牛法岐胡有

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曉亂觸人銜鳥角

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踈筋難養三歲二齒四

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 宰相笏 康駢劇談錄開成中有龍復

後每一年接脊骨六節 宰相笏 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

休咎無不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

補闕有藥名於世縉紳之士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

不樂蕭相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

良久置於案上曰 次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

樂相國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

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問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

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迴謂左右曰

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為河清縣

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 李相笏 錢希

察使入判戶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李相笏 白南

部新書李參軍善相笏知 休咎必驗呼為 一 一 一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九

子史精華 卷一百十九 方術部 相器物 三



可然而用馬數倍選射晏子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

此非御下之道也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夫勇力士

與之射蜻蛉拂左翼子荆莊王命養由基

圖國身蜻蛉拂左翼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

喜列子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

措盃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

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

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猶象人見不射之射

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見連雙

鷓於青雲之際列子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

專動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

均也後鏃中前括

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絃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

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

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曉矢隧地而塵不揚

正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

中前括鈎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睚矢來注眸子而睚不曉

不曉盡矢之勢也按龍公孫龍

後於前盡矢之勢見貫風之心而懸不絕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

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

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

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棘刺端

射御 二

扞矢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

列子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

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審衡之際而急緩乎層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崇之間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得銜應轡得轡應手得手應心上見二十四蹄術窮矣汝其識之

所投無差

見上輪外無轍蹄外無地

見上知所以中

列子列子學射中矣請于關尹

子尹子曰子一子之一一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中央者中地也

車人心調於馬

韓非子趙襄王學御于五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

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十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誇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於有度難無度易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新砥礪殺矢殼弩而射雖真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

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一一而一一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

恣欲於馬韓非子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千里之逐韓非子於期為宋君為一一已駕察手吻文驅前輪中繩引却

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韓非子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鉤飾在前

馬掩迹見旁出韓非子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鍛在後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鍛貫

之馬因一一造父荀子羿逢門者善一一者也王良過而為之泣涕服射服馭造父者善一一者也注逢蒙

蒙上射遠中微及速致遠荀子人主欲得善射一一則莫若羿逢門矣欲得善馭

王良造父矣荀子羿之法非亡不能以撥弓曲矢中

荀子羿逢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一一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

王良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

辟馬毀輿致遠見空石中人荀子一一之有焉其名曰般

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關不窮其馬荀子定

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聞居靜思則通公問於

顏淵曰東野之乎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

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讓入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

野畢之馬失兩驂列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

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

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

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一一

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

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

以知之也按呂氏求馬不已見車輕馬利呂氏春秋御者反諸

春秋顏淵作顏闔求馬不已上車輕馬利呂氏春秋御者反諸

復食而射招呂氏春秋萬人操弓共其中石飲羽呂氏春秋

不倦射招呂氏春秋萬人操弓共其中石飲羽呂氏春秋

虎一矢乃一威馬呂氏春秋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

之鴻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輕任新節呂氏春

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招欲中小獸欲中大呂氏春秋射

射一者一也荆廷白援呂氏春秋一嘗有神一荆之善射者

其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先中中之見夢秋駕

援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呂氏春秋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一受一于其

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儀蒙失牆呂氏

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儀蒙失牆呂氏

今夫射者一而一畫攝其一制適之呂氏春秋韓昭釐侯

居車上謂其僕勒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其右

今適何也其右從後馮夷大丙御淮南子昔者一御之

恍惚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珍

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闥闔鑰天門末世之御雖

有輕車良馬勁策利有儀表之度淮南子善射者一御

手調馬淮南子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一御心

在乎欲也注馳貫兕甲徑革盾淮南子夫括淇衛箇籛載以銀

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教儀生儀淮南子射者數發

則喜矣又况射遠貫牢淮南子夫矢之所以一御



剖微

見上

驂欲馳服欲步

淮南子一厭故處地宜也

帶不去柳葉者

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戰國策楚有養由基者善射

左右皆曰善有

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支左屈右見上人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按史記作前功盡息以難戰國策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

挾彈攝丸

戰國策黃雀因是以俯囑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

孫左一右一將却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畫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條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遊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囑鱗鯉仰齧菱衡奮其六融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

將修其窘盧治其矰繳

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鬪磔引繳繳折清風而抃矣故畫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鼐修其窘盧

治其矰繳

見上虛發下鳥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

而一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

之情

戰國策諺曰

達胸掩心

戰國策天下

皆自韓出發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重射史記孫韓卒趨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一近者一重射史記孫臧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一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遂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注重射好射也

質猶對也將欲逐射見臨質上世受射史記李將軍傳射雕

對射之時也史記李將軍傳匈奴大人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

者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

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也中石沒鏃史記李將軍傳廣出獵

之視之石也因復復臂善射史記李將軍傳廣為人

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

居則畫地為軍陳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射濶狹以

飲見專以射為戲上應弦而倒史記李將軍傳其射見敵急非

即微贈織繳史記司馬相如傳射禽獸給食史記大宛傳

人善射窮急人馬相得漢書王褒傳唐人之御駕馬必傷吻敝

策而不進於行匈奴喘膚汗人極馬倦及

至駕齧鄒駝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

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

哉也傷吻敝策見執靶附輿上追電逐風上游睇猿號敘傳

養而一今李虎發而石開注師古虎發石開見十發十

日養養由基也游睇流盼也李李廣也中中皆同處後漢書陳敬王美傳寵善弩射

千張出軍都亭國人數聞王善射不能反叛故陳獨一發正中

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按寵敬王美曾孫

戟支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

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大山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

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歛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

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元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

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

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  
鬪布即一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  
然後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魏志武帝紀注魏書曰太祖嘗  
各罷於南皮

燥手柔草淺獸肥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敘曰歲之暮春勾芒  
司節和風扇物

子丹獵於鄴西終日獲麇鹿九雉兔三十要狡獸截輕禽  
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敘曰若夫馳驅原赴豐草

使弓不虛貫手著筭吳志太史慈傳嘗從策討麻  
保賊賊於屯裏絲樓上行

以手持樓筭慈引弓射之矢左右射  
晉書濟南惠王遂傳後

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不足盡卿才有如此射  
晉書

泥養為子及壯便弓馬能不足盡卿才有如此射  
晉書

魏舒傳為鍾毓長史毓每與泰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  
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毓

謝而歎曰吾之以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晉書劉曜載記雄  
武過人

時號為神射發中刀環  
晉書慕容翰載記翰又北投字交歸

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  
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監刀吾射中

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破的當以鼓吹相賞  
宋書

刀豎之翰便追騎乃散破的當以鼓吹相賞  
宋書

樂志謝尚為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咨事翼與尚  
射日卿若向射破的便以其副鼓吹給之

振轡長驅宋書劉懷慎傳子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  
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未至數尺打牛奔

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海  
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鵠羣翔折翅而下齊書垣榮祖傳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  
死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

阿五仰藉天威

齊書武陵王暕傳世祖幸豫章王暕東田宴諸王獨不召暕疑日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

陵上乃呼之暕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疑曰常日不爾今可謂

賄射上敕暕疊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

則逐日追風弓

鹿應弦輒斃 梁書曹景宗傳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嘗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鹿無還騎趁鹿鹿馬相亂景宗於眾中射

之人皆懼中馬足

曹景宗傳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

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

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

頭出火

見撫弦貫的 梁書康絢傳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官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絢

馬射

觀者悅之 引弓再發中口入腹 陳書褚玠傳玠剛毅有膽決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

於徐州出獵遇有猛虎玠射 摘梅帖烏珠上發必命中

之皆 俄而虎斃

柳惲傳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潤乃 鳥飛何關人事

室曲江公遙欣傳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

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 百步射蔗

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 南史阮佃夫

鏗傳彌善射常以朔的大瀾日終日射侯何 射師

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南史阮佃夫

城懷安人素 引空弓而落飛鳥 魏書始祖神元帝紀四十二年

善射為 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魏景

元二年也文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為魏賓之冠聘  
 問交市往來不絕魏人奉遺金帛繒絮歲以萬計始祖與隣國  
 交接篤信推誠不為倚伏以要一時之利寬恕任真而遐邇歸  
 仰魏晉禪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邁帝以父老求歸晉武帝  
 具禮護送四十八年帝至自晉五十六年帝復如晉其年冬還  
 國晉遺帝錦罽繒綵綿絹諸物咸出豐厚車牛百乘行達并州  
 晉征北將軍衛瓘以帝為人雄異恐為後患乃密啟晉帝請留  
 不遣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瓘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  
 隙使相危害晉帝從之遂留帝於是國之執事及外部大人皆  
 受瓘貨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聞帝歸大悅使諸部大人詣陰  
 館迎之酒酣帝仰視飛鳥請諸大人曰我為汝曹取之援彈飛  
 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眾咸大驚乃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  
 同於南夏兼奇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不  
 若在國諸子習本淳樸咸以為然且離間素行乃謀危害並先  
 馳還始祖問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  
 常是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

願察 仰射山峰出三十餘丈

魏書文成帝紀靈邱南有山高四  
 百餘丈乃詔羣官

踰者帝彎弧發矢

山

射鳴都將

魏書宗室幹傳幹  
 機悟沈勇善弓馬

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少有父風太宗即位拜內將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

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鷗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

中鷗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鷗太宗嘉之賜

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

射雀 魏書河南王曜傳 嘗於太祖 馳馬立射五的

尉地干傳地干機悟有才藝 矢不虛發 魏書豆代田傳豆代田

射為內細射從攻虎牢詔 大鳥旋轉而下 北齊書斛律光傳光

代田登樓射賊 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時在行間光馳

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為都督世祖

巧藝部 射御

為世子引為親信都督稍遷征虜將軍累加衛將軍武定五年

封永樂縣子嘗從世宗於涇橋校獵見一雲表飛颺光引

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至地乃大鵬也世

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鵬手也

麗龜達腋北齊書斛律羨傳羨及光並少工騎射其父母日令

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荅

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聞

者咸服北齊書王暉傳百官嘗賜射暉中的當得絹為

其言不書箭有司不與暉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

餘文不北齊書暴顯傳顯少經軍旅

足矣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

獵西園醮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

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

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合景安解之景

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帝嗟賞一圍射馬鹿十五頭

稱善特賚馬兩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周書齊王憲子貴傳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周書賀

州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拜尋而自悔太祖亦有

初勝後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於池上太祖乃授弓

矢於勝日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

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

日重勝亦盡周書豆盧寧傳嘗與梁企定

誠推奉焉百步懸莎七發五中遇於平涼州相與肆射乃於

草以射之熊渠不能獨擅其美校獵於莎柵見

石於叢蒲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

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

世載其德雖羊車小史如輅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辨髻

名隋書禮儀志羊車一名輦其上

子史精義卷一百二十一 巧藝部 射御

數人引之時 箭為第一 隋書楊素傳上賜王公以下射素

名 萬以一發雙貫 隋書長孫晟傳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以

賜之 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

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兵遊獵留之

竟歲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 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鵬相攫遂

長孫晟傳尋以染干為意利彌豆啟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

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啟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

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鏃 啟人之朋竟勝

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

日百官獲賚 請射行中第三者 隋書史萬歲傳尉迥之亂也萬

晟獨居多 羣雁飛來萬歲謂士彥曰 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鑄銀童勒背序其射工

北史魏宗室順傳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

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卽以賜

之順發矢卽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 彈桐葉常

出一孔 北史李元忠傳甚工彈 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 一發貫二兔 舊唐書

上畋於苑中矢 射孔雀屏 舊唐書高祖太穆皇后竇氏傳

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 洞五重 舊唐書薛仁

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 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

甲以 賜之 五善三侯 舊唐書許景先傳開元初每年賜射節級賜物

下以荷獲為利以偶中為能素 鷄子 舊唐書畢師鐸傳乾符初

無 之容頗失 巧藝部 射御

相與陷曹鄴荆襄師鐸

善騎射其徒目為

上射次射下射

左牌達於右髓為

左方右方

唐書禮樂志千牛將軍以矢

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偏不正

筈不虛殼

唐書霍王元軌

豕帝使射之

定天山

唐書

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

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

射白鷺中目

唐書石雄傳永次見白

目當成功一發如

落雕侍御

唐書高駉傳事朱叔明為司馬有

言帝聞下詔褒美

掛針立鞭

五代史唐本紀李克用在遠觀時時

百步射之輒中

以錢為的

宋史陳堯咨傳工隸書善射

羣豪皆服以為神

三鳥

令眉間插花

宋史

宋史范廷召傳善騎射嘗出獵有羣鳥

傳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屯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出

討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

死戰為賊所殺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壅途不得行偏將王舜

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

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言

曰吾先行者引弓三發墮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

走矢貫其背萬騎聘貽莫敢前舜臣因得整眾須與羌復來舜

臣自申及酉抽矢于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踰

隘中面貫背見洞胸出背疊貫後騎

皆徹甲至羌懼而引卻室水



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空之人服其精

保裔謹厚好禮嘉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

宋史曹評傳性喜文史書有楷法慈聖命書屏以奉神宗即賜玉帶旌其能尤善射

射嘗雙破滅燭能中見雙破的上貫僮髻

堂下一發貫手箭金史抹撚史屹搭傳工用

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

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

遠幾二百步嘗走馬射三麇已中其二復彎

雄方逐兔捷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懶大呼日矢及

矣宗雄反顧以手一就一中之其輕健如此

矢貫兩

手於樹金史郭蝦蟇傳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祿大

姓顏蓋夏人攻會州祿大遙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

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

大百日事元史董俊傳射

然起日瞋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

對日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日汝不為夫時詩云馬之剛矣轡之

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

其君舉而晏御一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日子何越云為乎何

為籍呼車驂謂其御日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

衛耳子今不正轡衛使馬卒然驚妄轅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

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

禍亦及吾身與有深竹弦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日

子也

卷一百一十一

巧藝部

射御

回

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論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一為一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把彈攝丸焦氏易林公子王孫貫堅入則不可矣王曰善班固白虎通天子所以親斷竹剛班固白虎通夫射自助陽氣射何達萬物也

續竹飛土逐害

吳越春秋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

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農黃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

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將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容主教使也金為實口口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

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版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翁心咽烟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其况雄雌此正射特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

**楚三侯**見弦為將師矢為飛客見左若附枝右

**若抱兒**見右手發機左手不知見射日射水使火不為害不能

能射河使水不為害夫不能平志和小徐幹中論射以御以道得

則民安**金丸**葛洪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嘗以爲一御以道得而集

每聞嫣出彈輒隨之**彈枕**劉義慶世說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望丸之所落輒拾焉起相彎彈其九進碎床褥間劉

作色而起曰使君如蕃地寧**彈丸反射不破**段成式酉陽雜俎可關戰求勝桓甚有恨容慈恩寺僧廣升言

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

紙五張渴楊汁半合九和擣三千杵齊手丸之陰乾鄭彙爲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善飲酒彙甚重之後爲盜事發而死寅嘗詣靈鑒角放彈寅植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

之獲五千一發而中至靈鑒乃陷節碎彈焉

**鏃法**段成式酉陽雜俎朝野僉載云隋末有答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

智學射於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鏃笑曰學射三年

未教汝**柘彈**馮贄南部烟花記陳宮應弦斃鳥鄭文寶南唐近射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鳥申喙向李

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鳥亦隨其所之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一  
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怒愈甚顧左右手熟  
日何敬洙善彈亟召來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應弦斃之  
歐陽修歸田錄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  
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  
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對曰無他  
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  
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  
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  
謂解牛斲輪者何異種桃核孫升談圃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  
斛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  
山谷小由基朱子名臣言行錄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劉一箭陸游南唐書劉彥貞  
傳善騎射矢不虛發代鳴鞘曾三異同話錄子家舊畫楊妃上馬圖乃明皇幸驪山時故事侍御  
軍中號曰馬圖乃明皇幸驪山時故事侍御  
之人無他仗衛但有兩瑞各挾彈前導意其燕遊戲具非有謂  
也後乃聞乘輿燕遊前以擊彈大抵古無有據而不苟

用器物制度固有不  
能言傳因畫乃見者  
迴丸中鳥伊世珍瑯嬛記近有一人姓迴  
樹木人以爲神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一 巧藝部 射御 七



